琴台客聚

彥火

夏志清邂逅楊絳妹妹

1979年錢先生訪問美國所到之處，蔚為美國學界的焦點人物。

錢先生此次美國行，與夏志清進行了一次對話，令作為享譽西方的漢學家及文學評論家的夏志清大為折服：

「錢同我談話，有時中文，有時英語，不時夾一些法文成語詩句，法文咬音之準，味道之足，實在令我驚異。中國人學習法文，讀普通法文書不難，法文要講得流利漂亮實在不易。我問他，才知道他在牛津大學拿到文學士（B.Litt.）學位後，隨同夫人楊絳在巴黎大學讀了一年書。楊絳原是專攻拉丁語系文學的，所以非去法國深造不可……」

在這個場合，夏志清還為寫悼念他的文章，親自向錢先生道歉。

夏志清在這次的會晤，透露他與錢夫人楊絳親妹妹的邂逅，不勝感慨：

「在《追念》文裏我提到一位楊絳『本家』的才女，宋淇兄那晚請客，有意製造機會使我同她相識。她名楊必，其實是楊絳的親妹妹，畢業於震旦女子學院英文系，錢鍾書自己也教過她。那天上午同錢談話，我即問起她，不料錢謂她已病故十年了，終身未婚。1943年下半年，我曾至楊家晤談兩三次。偏偏兩個人都是書呆子，加上寓所不大，楊的父親即在同室，不同我寒暄，照舊讀他的線裝書，不免令我氣餒。」

夏志清在這裏所說的「追念」文章，即指他寫悼念錢先生的文章。文章談到他所眷戀的楊絳親妹妹，「已病故十年」，令人唏噓。談到兩人「晤談兩三次」，未能進一步發展，礙於同室的楊父對他的冷漠。

也許楊父當年已看穿這位風流成性的才子的本性，有意為難他。

但是，夏志清卻對這位萍水相逢的妹子，在相違40年後，仍念念不忘，乍見錢先生見面便要問個水落石出，可見關切。

楊絳晚年夫唱婦隨，大半生為錢先生作嫁衣裳。她橫溢的才氣早年及晚年俱顯露無遺，詩人王辛笛對早年楊絳對戲劇的成就，曾有所涉及：「楊絳女士原名楊季康，她那第一個劇本《稱心如意》在金都大戲院上演，李健吾也上台演那老翁，林彬演小孤女，我曾去看過，覺得此劇刻畫世故人情入微，非女性寫不出，而又寫得那樣細膩周至，不禁大為稱讚。可惜後來她的第二個劇本《弄假成真》上演，我失去欣賞的機會。」

王辛笛透露，楊絳還寫了《遊戲人間》的劇本。

（《錢鍾書逝世廿五周年紀念》，之三）

姚弦雅音

姚珏

心中有你

這周還想談談前不久，帶領香港的青少年孩子們，到澳門參加第二屆京港澳青少年音樂藝術嘉年華的感受。讓我感觸最深的就是排練《紅旗頌》，我們香港的孩子們剛開始的時候對這首曲子完全沒有概念，但當我給他們講了一下作曲家呂其明老師的故事，孩子們的心中一下有了一種感悟，走進了這首作品。

我們家和呂其明老師是樓上樓下的鄰居，所以我很了解呂其明老師當時為什麼有這樣的激情寫這首《紅旗頌》。呂老師10歲就隨父親去抗日參加了新四軍，他的父親後來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為國捐軀。他從小心中就把個人和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聯繫起來。後來他學習音樂，1965年他受「上海之春」開幕式音樂會之邀創作序曲，想到的就是戰火硝煙、烈士鮮血換來的珍貴和平、紅旗飄揚，因此創作出傳世經典《紅旗頌》。呂老師說過：「為祖國，為人民而寫作，對我來說，絕不是一句過時的口號，而是終身的崇高天職和神聖使命。」

我和孩子們講了故事以後，他們了解了音樂背後的故事，一下就在心中多了一種理解，他們的演奏也完全不同起來，我最欣慰的就是，音樂會結束以後，他們仍然在哼唱這個主題。其實音樂真是一個共同的語言，我們大家都可以共同交流的語言，無論你是從任何背景來的，只要通過我們共同的語言、大家喜歡的音樂，我們就可以走到一起。雖然《紅旗頌》是一部宏大深刻的作品，對我們香港的孩子來說，是一個很大的考驗。但我發現當他們心中有了對祖國的歷史、文化的了解和感悟，他們的演奏水準完全跳躍提升了一層，這讓我感受到孩子們是需要面對挑戰的，通過挑戰，他們的心中就會多了理解和提升。有的時候我們家長總是覺得，孩子可能沒到這個程度，是不是不要去推動他，其實小孩子有很大的能量，讓他們有一定的推動，反而不是壓力，而是一種支持，讓他們前進。雖然這次他可能不是演奏得最好，但是通過這幾天的訓練排練，他們完全改變了。我也是媽媽，我非常理解父母一定要多給孩子們展現的機會。只在家裏練琴是不能給他們帶來激勵的。他們一定要在一起排練，特別是要和比他們好的孩子在一起，他們心中就會有目標，有了目標他就會去努力學習，再加上他喜歡音樂，他會更熱衷於去練琴拉琴，用音樂發現世界，用音樂感悟人生。我為這些孩子們的成長感到驕傲。

中華傳統文化中對於「養心」自古有之，藝術文化更是最好的途徑幫助人性的養心和提升。比如佛教中就有「千江有水千江月，萬里無雲萬里天」的名句，意思就是說，當你心中有悟，你就能在任何一條江河中看到明月，而且能去除物慾煩惱看到萬里青天。

對於香港的青少年孩子們真正通過音樂藝術，了解國家的歷史文化，心懷民族富強之夢，就能樹立遠大的夢想，書寫更加輝煌的時代篇章。

水過留痕

少爺兵

在家庭經常缺位的父親

為人子女者都承認自己重視「母親節」多於「父親節」。因為他們的認知是母親十月懷胎，生產時那種痛楚及面對有難產風險，令生命受到威脅，似在鬼門關前走一遭……所以覺得母親特別偉大，尋常百姓家多數歌頌母親賢良淑德，一直陪伴在兒女身邊的時間情況較多，這是他們在成年前的感覺；反觀在家庭裏，父親「缺位」的情況則「常見」，故此「嚴父慈母」是他們最深刻的印象，當然亦有「奶爸」！不過只是某些家庭的個別情況，近年女性在社會上的地位日漸提升了，男性對傳統的「重男輕女」及「男主外女主內」的觀念也在改變中。

然而也有男性對子女較重視「母親節」提出抗議，表示：「父母在家庭是各有責任，應該說是各有職責吧！父親是經常不在家，不過母親應傳遞給子女比較正確的訊息，解釋父親需要外出工作養家，看管子女和爺爺嫲嫲的生活就由母親負責，叫子女不要埋怨爸爸！」而事實上爸爸如果放假，逢年過節都是在家，由於母親灌輸正確的三觀，至今已身為人父母的，表示真正領悟到「養兒方知父母恩」的感受，兒女跟母親的關係較為親近，是很順理成章的事。不過，也寄語希望生養子女的現代人，真的要思考清楚自己的經濟能力，那些因父母為生計出外工作，以致子女成了「留守兒童」的，令人感到心酸！但，並非批評生兒育女有什麼不對，而是每個家庭都應該量力而為，不要說「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」或者「天生天養」的話。

完成工作後，導演朋輩回到香港的家，可是他同時發覺和愛人的多年婚姻卻亮起了紅燈，友人知道他婚姻觸礁，認為唯一的選擇就是「離婚」，一了百了彼此都不用糾結，俗語有云：夫妻如衣服！不稱身的衣服就「換」唄！但，導演朋輩倒有自己的想法：「離婚真的能完全一別兩寬嗎？這種心態我始終感覺有點不負責任的味道，所以選擇離婚不是唯一的出路，家庭是需要夫妻共同用心去經營，包括諒解和包容，要做的是先從自身找出問題所在，雙方都要作出調整，不是非要一棍打死對方！不管結局是分是合，當中難免有遺憾之處，將對家人的傷害減到最低，下半輩子的生活，大家亦走得輕鬆很多，不逃避問題是我認為應有的態度。」

筆者頗支持導演朋輩的理性處理方法，親情永遠是一個家庭的主軸，當知道有親人等你回家，或者開着一盞燈為你回家時作照明，是何等幸福啊！不要在有問題發生時，就急着一手將它「搓死」算了，真正的問題源頭沒有解決，換了衣服又如何？問題還是日復一日在循環發生中。

爽姐私語

林爽兒

不合時宜

以前真是香港電視的擁躉，幾家電視電台都好落力支持，一提起便想到「五台山」，特別又記起「港台」張文新大哥，他是我們「五台山」娛樂記者特別受歡迎的人物，因為他永遠「袋住」些新聞，解救我們沒有娛樂頭條的日子！

又提到那些年，是因為那些年已不復還！上星期港台舉行了《十大中文金曲頒獎典禮》，而那晚還有無綫播出《聲生不息．寶島季》香港版的音樂節目。朋友在手機裏告訴我說港台播頒獎禮，於是我轉台看看，還未意識到那是新的一個頒獎禮，以為港台又播當年一時無兩的頒獎禮特輯；到我仔細再看清楚，才發覺登上台的歌手是如今新一代的年輕人，有Gin Lee（李幸倪）、JW（王灝兒）、泳兒、馮允謙等。

其實，我很不想忽略這一代的年輕歌手，我也很想好像當年一樣，像支持張國榮、譚詠麟（阿倫）、鍾鎮濤（阿B）、羅文、張學友、劉德華、梅艷芳、葉蒨文、王菲般支持這一代的年輕歌手。只是今日整個香港樂壇已經改變了很多很多，而我也覺得不再合時宜，不懂得亦沒什麼機會為他們打氣、加油！

想想如此狀況，整個本地流行音樂圈的人才是否已凋零？抑或接棒人能力有限？當然那也不是我能更深入了解的，始終我只是局外人，只會在牆外指手畫腳！

不過奇怪在今時今日，當疫情已過，社會漸漸回復常態，儘管我的思緒仍留在過去，不是很了解當前香港的流行樂壇，但演唱會的熱潮卻蜂擁起來，大大小小的演唱會都擠擁得水洩不通，任何人舉行演唱會幾乎賣個滿堂紅，甚至去到一票難求，我身邊的人士大大細細都說要買演唱會飛，連名字都未記得清的都可以賣到爆瀉。

特別是開關之後，觀眾急不及待地要來看演唱會，目前正在舉行個唱的周杰倫，有人吹噓門票炒到萬萬聲；又有人只收到風聲說某巨星何時開騷，便已向有關人等預訂門票。究竟是不是真的那麼渴求？是不是有人炒「黃牛票」炒到如此高價？香港流行音樂演唱會真的好景回歸？實在摸不着頭腦！

◆李幸倪有機會更上一層樓！ 作者供圖

百家廊

賴春蕾

見字如面

手指在鍵盤上輕快地飛舞着，一個個方塊字如魔術般躍出，任你搓圓捏扁，隨你行楷狂草。輕鬆自如地編輯、排版，指點之間，一封情文並茂、讓人賞心悅目的書信一揮而就，不忘加一句「見字如面」。

曾幾何時，便捷、高效的電子時代，好似在一夜之間，就把陪伴了我們幾代人的最美好的書信時代給取代了。在享受着這些電子科技所帶來的舒適、便捷的同時，曾經最愛書寫、收閱信件的我，卻隱隱地感到一種深深的失落，還有種淡淡的哀愁。這樣的「見字如面」，總讓人感覺，我們與親朋好友間的感情，好似被這冰冷的機器降溫了般，所有的哀感頑艷，所有的纏綿悱惻，都漸漸地淡去，微波不興。

「雲中誰寄錦書來，雁字回時，月滿西樓」、「欲寄彩箋兼尺素，山長水闊知何處」的雀躍與期盼，這些美麗傷感、飽含着深情溫暖人心的書來信往、鴻雁傳情，就這樣身不由己日漸淡出歷史舞台，只在許多人心裏珍藏着、懷念着，那一個個字跡或端莊秀麗或龍飛鳳舞或一板一眼背後的人或事。

這麼多年來，幾經搬遷，身邊許多雜物都捨棄了，唯一留下來的，便是那一摞厚厚的書信。驛寄梅花，魚傳尺素。我曾經一發不可收地寫過數千言的書信，也曾收到過朋友們洋洋灑灑、情文並茂數十頁的信箋。也曾花了心思，把薄薄的信紙摺成心形、再把郵票倒貼，表達深藏心底的愛慕之情。也曾趕時髦交筆友，隨機寄到一所大學，姓名班級不詳細，卻也意外收到老鄉的回信，建立起長達幾十年的友情。也見證過室友以吻封緘，染了烈焰紅唇，在字裏行間烙上熱烈纏綿的愛情，整個宿舍的同學都添上一句祝福的話語，從此引為佳話。

偶爾心血來潮，我便會把與朋友們多年的鴻雁往來全都翻檢了出來，在略微有些泛黃的字裏行間重拾着曾經所有的甜蜜、歡樂，以及愛與哀愁，好好地收拾下舊時心情。

打開音響，幽幽的輕柔的旋律灑滿整個房間，沐浴着和煦的陽光，我愜意地坐在地板上。打開塵封已久的書櫃，一股淡淡的木香和着輕微的黴味迎面撲來。真是許久了呢，該讓它們出來曬曬太陽了，這才能歷久彌新，才能珍藏得更久。我興致勃勃地翻檢着。先按朋友的不同，各自歸類，然後再把信封去了，只留着裏面或厚或薄的信箋，再按時間順序逐一整理了，裝訂起來。看着那一封封字跡各異，時間跨度長達數十年的信箋，忍不住便一一看去。舊時的情景一幕幕浮現在眼前，栩栩如生。

那個字跡潦草，卻每封信都至少三五頁的，是自己寫給母親的家書及母親的每一封回信。4年求學生涯，所有學習、生活的點點滴滴、淡淡的思鄉之愁，以及對母親深深的眷戀之情躍然紙上。那時的我對「家書抵萬金」有了最深刻的體會。因為路途遙遠，對第一封家書的望穿秋水，竟把我思鄉的哀愁化成了汩汩的清淚。收到母親回音時，也激動得淚水奪眶而出。都說女人是水做的，在與母親的書來信往中，我似乎總在驗證這句經典之詞。而今再次翻閱這些信箋，少小離家的遊子所有的脆弱和堅強，牽掛和懷念，還有成功和失敗，都在那些留有淡淡淚痕的字裏行間。

那些厚薄不一，字跡各異的，就是我的朋友們的大作了。他們與我分享着彼此的喜怒哀樂，說着成長路上的悄悄話，幼稚地探討着人生，憧憬着遠大的抱負與理想。他們純真的友情曾給予我巨大的歡樂，也給了我深深的鼓勵。在我陷入困境或遭遇不幸時，信箋上那一句「見字如面」，就是我的支撐與動力。

也有些書信，是長輩們諄諄的教誨，或關心我學業進步，或為我鼓勁加油，他們的關心與愛護之情，更是不敢忘懷。

回想那個青春激越、神采飛揚的年代，收信、寫信，曾是我最大的快樂。

那時候日子總是很慢，每一天、每一個星期，等待回信的日子是那麼的煎熬。每天晚上收取信件是我們的快樂之源。每次看着生活委員抱着厚厚的一摞信件回來，我也和同學們一樣滿懷期待地一擁而上。生活委員被大家團團擠在中間，不得不把手舉高高的，生怕性急的同學自己搶了翻查。她一個一個唸着信封上的名字，被唸到名字的同學們歡呼雀躍，搶了信就跑一邊去先睹為快。我也忍不住踮起了腳尖一個勁地往裏鑽，嘴上不停地問着：「有沒我的，有沒有我的呀？」生活委員把所有的信件都分完了，卻始終沒有唸到我的名字。希望如同肥皂泡一樣破滅，我暗自傷懷，獨自躲到校園的小涼亭裏，忍不住胡思亂想，家裏是不是發生什麼事情了，母親是不是太忙了？這樣的鬱鬱寡歡，直到收到母親的家書時，看着「親愛的女兒……」，我的鼻子就發酸，但總算是放了心。

每次閱信時我是那樣的迫不及待、那樣的眉飛色舞，等待回信時又是那樣的殷殷期盼。那一封封信箋所包含的歡快與輕愁、安慰與鼓勵，以及真切的情意，無不浸潤着離家在外莘莘學子的寂寥心情，見證了那一段無限美好、讓人留戀的歲月。吳越王寫給夫人的「陌上花開，可緩緩歸矣」，姿致無限，思念寵愛之情盡在其中；《傅雷家書》中父親的愛子情深和苦心孤詣，以及對國家和世界的高尚情感讓人動容。見字如面，展信如晤。

還等什麼呢？趁着月色正好，給你心中的他（她）寫封信吧。

路地觀察

湯禎兆

榕錦時光

3年沒有來台灣，原來有不少新景點落成。台北榕錦時光是其中之一。原為日據時期台北刑務所官舍，靠近捷運東門站，清一色的錦町社群建築是打卡好地方，亦開了許多美食店，包括日本、台灣的精緻美食。另外看到附近有些老店如牛肉麵舖，都大排長龍。

台北刑務所原延續清領時期的監獄建築，由日本近代化監獄建築專家山下啓次郎規劃設計，是台灣規模最大的現代化監獄之一。國民政府在上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把其當監獄使用，七十年代起此區被稱為「華光社區」，居民習稱此為「監獄口」。居民屬性包含公務員、原先住民、城鄉移民等，因為人口擠迫，大家在巷弄空地搭建居住設施，如九龍城寨。社區內有各式飲食店、信仰中心「臨水宮」等，亦吸引城市居民前來。

2007年至2013年政府欲將老舊的「華光社區」改造為商業金融中心。居民展開抗議與請求安置，但輿論上以社會發展為重，加上部分非職務居民被認定為非合法建戶，因而無法獲得補償，於是「華光社區」於2013年8月底全數拆除。

後來，民間團體發起「台北刑務所群落文化資產護育聯盟」，加上政府策劃保育方向，變成了如今榕錦時光的模樣。其中包括南面監獄圍牆為古蹟、20餘棟日式官舍及浴場，範圍內還有榕樹、芒果、香椿、樟樹等數十株受保護樹木，氣氛比一般歷史建築更有味道。

當中新進駐的店舖亦十分有特色，無論是餐廳、小店，還是蛋糕糕點舖，都有意外驚喜，亦是買手信的好地方，東西都夠特別！若有時間，可以先逛幾小時，拍拍照，再選餐廳坐下享受。我們選了一間日本食店，裏面遊客及本地人各半，價錢也不貴，食物質素十分高，太太還買了幾包黑豆回港做泡茶手信呢！

鵬情萬里

趙鵬飛

肯去承擔愛

港台緬懷顧嘉煇（煇哥），把今年的「金曲榮譽大獎」授予他，他的愛徒徐日勤上台代為領獎。為致敬年初駕鶴西去的煇哥，香港中樂團即場演奏了他的代表曲作《世間始終你好》。旋律響起，渾厚陽剛氣勢磅礴的節奏感，瞬間將現場所有觀眾送回到了武俠流行的年代。這首曲作，是顧嘉煇為無綫電視83版《射鵰英雄傳》第三部《華山論劍》所做的主題曲，歌詞則出自黃霑之手。沒想到更大的驚喜接踵而至，75歲的葉麗儀當晚被邀請登台，演唱了煇哥和霑叔（黃霑）聯手創作的另外一首知名金曲《上海灘》。青絲覆雪的她，特意穿了多年之前和煇哥在上海表演時的繡花旗袍，儘管年逾古稀，不僅身形挺拔如昔，開口一句「浪奔，浪流」，中氣飽滿風采不輸當年，立刻贏得滿場掌聲。

上一代及上上一代香港人，合力為整個大中華地區營造的武俠夢和繾綣的江湖兒女愛恨情仇，影響深遠。熠熠生輝的名字，除了金庸、梁羽生，還有黃霑及一眾出演過他們武俠人物的香港藝人：黃日華的郭靖、喬峰，翁美玲的黃蓉，劉丹的洪七公，曾江的黃藥師，苗僑偉的楊康，古天樂的楊過，李若彤的小龍女、王語嫣，張可頤的程英，李綺紅的郭襄，周海媚的周芷若，張敏的趙敏，邱淑貞的小昭，陳浩民的段譽，樊少皇的虛竹……不用藉助任何搜索工具，僅憑記憶，這串名字便可以一直寫下去，這對於內地大部分的70後80後甚至90後而言，也都是一件極輕鬆愜意的事。

這份輝煌文化戰績裏，顧嘉煇更是中流砥柱般地存在。隱身幕後的他，在內地知名度或許並沒有能像他創造的作品那般有名。讓我記住顧嘉煇這個名字，是83版《射鵰英雄傳》的一首插曲。楊盼盼飾演的穆念慈，與中了蛇毒的楊康訣別，兩兩相對時，一首幾近唸白的歌聲隨之響起，歌詞簡白，句句錐心，旋律淒清，曲調悲切。初初聽過一遍，就已過耳不忘。

因為曲調悲切，我以為喜歡這首歌的人並不多，平常極少與人提及。今年1月3日顧嘉煇在加拿大病逝的消息傳開後，我專門去網絡上去搜這首歌，不料想僅是網易雲下面的留言，竟然超過了2,000條。有人評論說已聽了30多年，有人說聽過一次深受感動之餘，專門介紹給媽媽去聽，不料媽媽跟她說，因為不知道歌名，這首歌她找了整整20年，真是要淚奔當場……還有人說，因為年紀太小，基本上沒有看過香港拍攝的金庸武俠劇，直到金庸大俠過世，才專門搜羅了來看，從《鐵血丹心》開始，一直看到《東邪西毒》，聽到這首插曲，立刻「中毒」，簡直太好聽了……類似這樣分享的留言，比比皆是。

原來一首好的音樂作品，真的能跨越時空，超越時代，在看不見地方，用一把似水流年的溫柔手，輕輕撫慰不同經歷、不同年齡、不同地域的顫抖心靈。

（註：《肯去承擔愛》亦是黃霑填詞，由甄妮演唱，收錄在羅文1983年1月1日發行的專輯《射鵰英雄傳》中。該曲是1983年TVB版電視劇《射鵰英雄傳之東邪西毒》裏的插曲，第5集片尾曲，第15集、第16集插曲。）

◆近日港台在紅館舉行《十大中文金曲頒獎音樂會》時致敬顧嘉煇的場景。 作者供圖